

我的城

My kingdom

My kingdom My kingdom My kingdom My kingdom My kingdom

陈亚冰 黎飞飞 李才豪 狂客青衣 著

南方出版社

我的城

——四人诗选

陈亚冰 黎飞飞 李才豪 狂客青衣 著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城:四人诗选 / 陈亚冰等著. —海口:南方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 - 7 - 80760 - 406 - 8

I. ①我… II. ①陈…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8909 号

我的城：四人诗选

陈亚冰、黎飞飞、李才豪、狂客青衣著

责任编辑:陈晓军

封面设计:童振诗

出版发行:南方出版社

邮政编码:570208

社 址: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 70 号

电 话:(0898)66160822 **传真:**(0898)66160830

印 刷:海南博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 × 1010 1 / 16

印 张:19.75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目录

陈亚冰的诗歌	(3)
黎飞飞的诗歌	(83)
李才豪的诗歌	(147)
狂客青衣的诗歌	(213)

陈亚冰的诗歌

陈亚冰,1981年生,海南临高,现居海口。

不想说些什么

——给海子

你走着不能归乡的梦，沿着铁轨开始
你是自己最精美的一阙诗章一个韵脚
而在太阳山北侧一株蒲公英阴影下
你是一只蜗牛，我也是一只蜗牛
一辈子爬不过一片红薯叶

致萨贺芬·路易

我的大树在远方存在
包括我的草原和溪流
我的羊群开过绿草地
我的牧羊犬昨夜溜走

萨贺芬·路易！天使
点燃了你独特的颜料
你抱着煤油守夜！听
天使们在召唤萨贺芬

我的岁月太多的寂寞
牧羊犬被母狗拐跑了
它们撒欢！我不怨恨
我只有羡慕！萨贺芬

你疯狂的燃烧照亮夜
你爬在大树干上远眺
你的爱情！你的情人
死于战争。回到土地

萨贺芬！快抚摸你的
大地，抚摸花草溪流
你拥抱一棵大树说话
此时，天堂罩着灵魂

我因你自哼的歌曲儿
获得自我的丰满幸福
我因你的疯狂而惊异
我领受你的天使恩赐

萨贺芬！椅子和肉体
它们的沉重在橡树下
在绿草地上是轻盈的
你的幸福是靠近大树

我的幸福是因萨贺芬
后半生的启示：大地
每天敞蔽，诞生毁灭
我只领取我那份圣餐

我的圣餐是脚踏实地
每天守护大地的丰盛
每天仰望天空的飞鸟
劳累时，则畅饮溪水

萨贺芬！我不需圣灵
肉体必须适度的沉重
幸福是拥抱天空大地
飞鸟才拥有完整舞蹈

老 屋

一年痛一次，也幸福一次
我等待着如何超脱瓦屋的晦暗
一片一片浸透雨迹的厚瓦
遮蔽着方圆木条，遮蔽蛀虫

老屋从不言语。风穿堂过室
自己游玩一番，又溜回村头榕树丛
辱骂，客套，都已经皈依沉寂
或者永远皈依沉寂之渊藪

什么都没生发过。草籽发芽
是时间的错误。肉嫩叶片攀附麻石
油绿的，涂抹过油脂，风中摆摇
那是风的过错，麻雀的过错

当然，这些都无法作出正确判断
比如矮陋的厨房前疯狂的杨桃树
那是土壤太肥沃抑或种植者心太慈爱
的错误。每年果子成熟时刻

没人管得那么多。无人去猜想
偷果子的村童在树冠里也一贯如此
杨桃的酸甜和偷窃者的紧张交织一块
这些太真切了——这是他们的幸福

他们的幸福来自感情的依赖——
地衣、马齿苋、刺苋菜、鹅掌草等等
零乱点缀着破碎的砖瓦石片
一年一度地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点点雨水，一点点荫翳
生命就会被滋生、供奉，被收回——
谁也无法永远占据一个山脚石坑
最后都被迫滋养树丛、花草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惠赠——
八仙桌，小矮床，先人供牌
包括晌午太阳西仄的清淡光亮
穿过老屋瓦片中的玻璃片

尘埃被照亮。它们一直都存在着
隐蔽于喧闹与静谧。我们发现了真谛
被幸福包围的感觉，暖和，充实
每次汇聚到老屋前，时间就会被延长

时间比本身还长，还丰富，宽宏大量
此刻，她是慈祥的，无私的
有求必应的，除了色相的贪婪
她惠赠一切来自过去和未来的幸福

除草是自身净化的途径。光阴似水
拔除的过程中，我们照临了山中清泉
而青草总是清新，譬如眼泪清澈
一年一度，一年一度，我们被磨得鲜嫩

我们看到了薄膜底下鲜红的血与肉
通常，它们都被衣服掩盖住
被光阴磨刷，结茧（它们不会破茧）
“在黄牛的眸子前，谁也别想掩饰——”

老屋依然耸立，夏夜里可能会多几声
虫鸣，它们隐藏在漏风的粗石隙缝
梁木调了几根，瓦片换了几番
桃符一年一次，焚香相俗而行

石制门槛独然守护着堂屋的世界
一个夜晚就瘦成树疙瘩的人走了
石槛寂然张望着屋子里外
小院石板间的草株萎蔫在七月里

六个人的餐具

一段时间里，母亲锲而不舍地
把六个人的餐具摆上桌子
被猪油、汤汁泡染成黑板的桌子
越发光亮，像过了桐油的优质木材

简陋的厨房，沿用老旧的习惯
几条木头搭架而成，像苦瓜棚
我们被悬垂其中，遮挡风雨暴日
小小的煤油灯一年又一年燃烧

独自侧身在墙壁的三角壁盒
犹如我无法记忆起的慈祥奶奶
她的拥抱、她的喜悦，已经随风而去
历史成了传说。屋顶的瓦片交相排列

有月亮的夜晚，光透过屋顶的玻璃片
那时，我们都已经进入梦中
厨房里瓷碗掉在地上的破碎声音
那是月光的笨手脚，奶奶地小心所致

母亲如此说。她总是扮演一个巫婆
只要火种存在，大米就会放出香气
马口铁锅总嘶嘶响亮喧闹——
这些诱惑养成了我挑食，驯化了我野性

我们已习惯六套餐具一起摆上桌子
当母亲来不及操办，我们总会自觉完成
这是一个古老的仪式。低矮的厨房里
木柴烧出的烟气让空间更充实

温暖。什么都没有缺少，手头稍微紧点
但我们还能笑起来，由野外回老屋途中
凉风习习，云丝抹了夕阳的金光
天空高远，空旷，清凉，明亮

头缠着白巾条，我们仰望着天空
我们只是手头紧一点，啥子都不缺
当大家坐在矮塑料椅子，围聚着桌子
就像一伙被寒冬胁迫的刺猬相互取暖

这是一门哲学。在巫的世界里
任何一个人一株草木都不可以离开
当六人的餐具摆满苦楝木制成的桌子
如果灶火不熄，米饭仍是香甜可口

阿 塔

这样的晚秋不适合写诗
阿塔，今日阳光明澈
我在云月湖畔走着走着
阿塔，这样的晚秋不适合写诗
这里很适合培养我们的爱情

废置的橡胶林傍晚一定很静谧
完全掩饰现在的一片男女的喧嚣
阿塔，我想起你了
因为那些体态优美的白鸽
晚秋写着你洁白的嫵容

阿塔，我想起你了
整个云月湖的绿木都是你
我们一起走过晚秋的傍晚
我寻来叶绿藤青的海金莎编织凤冠
你做我一生的女皇，阿塔

寻找一个启明星

我骑着我瘸腿的瞎马，枣红的马驹
我们相爱相亲，我们是兄弟
我们去东方寻找启明星
跋山涉水，穿刺古旧烟瘴

我们从东方的日暮轻装出发
穿过神农荒芜的社稷
聒噪的乌鸦在紧急开会
今年好像要从良要自己种植麦子

坚硬的岩石傲然矗立着
枯枝败叶遮遍这个天空
我骑着我瘸腿的瞎马，从东方出发
我们是天生的瞎子，摔烂自己肋骨

天空依然古旧，黄色如干瘪的乳头
她和我并不相识。我是那个过路江南的
剑客。黑灯瞎火的夜子里
我的心在蹦跳那诗人的歌子

灰 鸟

一次简单的出逃，让土地抛荒
蔬菜荒芜，飞翔荒芜；或者回归
在形而上中完成蜕变
把包皮切割，完整得像一个男人

但风吹不止。石头吠叫
发情的石头在吠叫
全部骨骼都在响应，吠叫
起事的旗子开出河道

起事的旗子搭起红帆
你看到女人封锁了双乳
木瓜挂满了纤维杆子
你看到了希望在天空冉冉生气

所有灰色鸟儿凌乱扑腾
所有灰色鸟儿兴奋着，萎靡着
它们在战斗中，英勇得像真正战士
五星的肩章勒垂脖子，老长的脖子